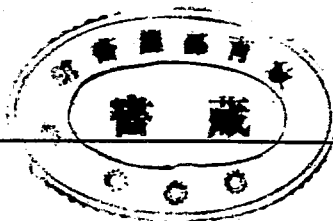


刊新作劇
集詩明德
着明德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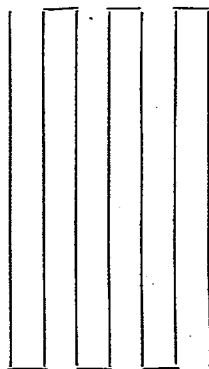
行印局書新北



刊新作創

集詩明德

著明德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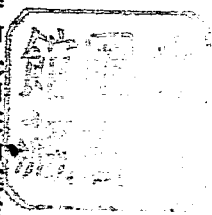


呈繳之圖書

劉序

談新詩的人都說舊詩的音節是外加的、機械的，新詩的是內在的、靈活的，而且新詩的價值，有一大部分就存於牠的這一種音節上。但在另一方面，做新詩的人却又常常把牠琢成各種幾何的形體。令一字一音的中國詩字有定數，就是令牠音有定式；而定式的詩音，如不都是所謂『外加的』、『機械的』，也和牠倆鄰近了。評論者的言和作者的行的這箇差異，實際上已指出了一箇問題叫人注意，就是：『新詩是否絕對不可鑄成定型呢？』

我覺得是相當地可以的。因為定型有牠的好處，就是『整齊』。整齊雖



(南)

有束縛與呆板的缺點；但從又一箇方面看，牠却是宇宙間的一種近於普遍的現象和人類心上的一種自然的要求。

一般地講，花與葉都是定型的；動物都是對稱形的；礦物都是單箇的或複合的定型結晶的；就是很細小的雪花，也是像以鏤花的模子鑄成般地，具有三、五種有規律的六出的式樣的。宇宙間的『整齊』像是有不得不如此的原因，而後才如此普遍的。我們自然不能從牠的普遍，就推斷大自然是有意志，但却可以說，如改變這種東西的有規則的形體，也許就是破壞牠們的某種功能——也許，如花無定型，止餘色和香做牠的美點，牠就不能如現在這般吸引蜂蝶來替牠傳遞花粉吧；也許，如動物的形體不是對稱，就要減低牠們吸引異性的力量，和牠們的軀體的活動力吧？當然，這止是一種揣測。這

問題有點『玄』；我們無法摸到創造者的頭腦，但有一點，却像是我們可以比較肯定地說的，就是改變這種有規則的形狀至少是我們的觀賞上的一種損失。因為，不論大自然對於『整齊』有無用意，人類對於牠，却有普遍的要求哩。

我們對於野徑、溪流，雖願曲折潑洄，對於山和石，雖願磊落嶙峋；但建房屋，大都要成單簡的或複合的幾何立體；造綢、布、紙，大都要有有規則的畫紋；製桌、椅、罐、匣，要具對稱的形態；總之，我們構造或布置東西的時候，有無數次，我們是要求整齊，雖然也有不少的時候，要求參差。

而詩歌的往史，也好像能演證我們心上的這箇要求。詩歌初起的時候，都是一種隨口的天籟，而後才漸漸給人套上固定的格律，而格律的受人歡

迎，就因為牠能喚起屬於『整齊』的美感。就中國說，最古的詩，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於我何有哉！』一類的自由體；以後才挨次地產生不嚴格的四言，比較嚴格的五言古、七言古，和最嚴格的絕律。每變一次，就是束縛加緊一次，每回束縛加緊一次，都得到古人歡迎一次，甚至束縛得叫詩不能呼吸的七律，唐人也還以愛悅的神氣，叫牠做『新體』哩。愛悅，是因為每種束縛都有新味，而新味是生於一種新的『整齊』，是很明白的。

古人的這種心理，似乎不能說全是迷信和盲目的。理由是：（一）『整齊』，有時雖是醜的，有時却是美的；（二）詩句與意境諧合的自然的音節雖是好音節，但有許多時，因為意境平淡而音節也遂平淡，這時候取固定的音節來做詩句的『脂粉』，却確實能在『平淡』上面添些光彩。

但古人也有過失的：（一）他們偏愛定型詩過分，幾乎把自由詩的種子也全滅了；（二）他們所製的格律太嚴，詩的『型』太少，太『定』，所以他們的詩的『束縛』與『呆板』的缺點，是遠勝於『整齊』之美了。

我想，新詩在形體方面所取的態度，應當是：（一）一方面校正古人的過失，一方面也容許很少量的整齊；（二）所取的整齊的形式里，只有一點點輕微到幾乎令人不覺到的束縛。更明白地說，就是，大多數的新詩都可寫成參差不齊的行句，含蓄內在的，自然的音節，但若干行、八行以下的短詩，則有時候不妨剪裁成整齊的形式；但所謂剪裁，則既不問什麼平仄，也不限定模型，只要剪成一種有規則的數字，裁成任何種幾何的形式，是一首四節，每節三行，每行八字也好，是一首三節，每節四行，每節一、四行七字，二、三行八字也

行……這樣做時，式樣無限，削補便利，加於表現的束縛，又很輕微；而裁成的詩篇，如把標點作在字旁，不佔據格子，則不問牠的詩質如何，牠的形體，就是一箇可愛的圖案。因為不像西洋的有律的定型的詩，只能產生整齊的音節，一字一音的中國文的新詩，還產生訴於視覺的美感哩。所以這一種整齊化，可說是一種『惠而不費』的辦法。

像古人於冗長奔放的情思，則寫成五七古，於簡潔短峭的則琢成絕律，那樣，我也以為新詩的十之八九，雖都可以有參差不齊的行句，而若干短詩，却不妨罩上幾何形的外套。我是說『不妨』，不是說『定要』。而且這當然是一箇不甚重要的問題；不過，牠總算是一箇問題。因為，倘一切新詩的行句都是參差不齊，我們也許要覺到牠們是參差得太一致，自由得太單調了吧。

以上是我懷了多時的一點偏見。恰巧何德明先生把他的詩集給我看；因為集裏的詩，大都具有我所謂自由裁成的幾何的形體，所以就這點意見寫下來代序。這算是廣義的『借他人的酒杯，澆自己的塊壘。』

論他的詩，我和傅先生同意，也認吉日以下的五首是集中的白眉。枕上絮語，尤其是最長的白眉。不過，話又說回來了，這首詩如果失了牠的『型』的『定』，怕也就要損害牠的質的美了吧。因為這一種小詩，本身就如一位妙齡的美女，她，有時雖不妨用荆釵布裙，有時却不『嫌脂粉污顏色』的。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劉延陵。

傳序

德明結婚的一天，我以來賓的資格有過幾句祝願，祝願他得了新的感興，應該有更好的新詩做出來。事隔半年，德明以新編詩集徵序於我，我看至少「吉日」以下五首都都是結婚以後產生的，而這五首詩也正是集中的白眉，那末我的祝願總算不虛了。故樂爲之序。

傅東華廿五年一月

趙序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我讀過何德明的第一詩集幸福的哀歌說過下面三段話：

『在某刊物上看到某君的新詩話，（這與葉聖陶在開明上所作的短文有相同風格的「驚凝練的詩評」）其中談到何德明先生的詩道：『何德明的作風全學徐志摩，聞一多，所作以工穩勝。』我認為這評語很對，便就這二語來略加解釋：

『何德明先生的詩，與其說是作風全學徐志摩，聞一多，毋寧廣義一點說他的形式是新月派；我想某先生本來或者就是這個意思；例如，他說臧克家也是「初學新月派」，爲了文選

重複起見，所以接着就說何德明是學徐，聞二氏因爲徐，聞正足爲新月派的代表。但德明亦僅於是形式近新月派，爲整齊而有規律的西洋詩式而已。實際上徐作纖穠，聞作陰濕或憂鬱；而何作則帶有活潑的朝氣，清麗的寫出少男少女的情熱，不用堆砌，沒有窒人呼吸的氣息，這些都是與徐，聞二氏不同而顯出他個人之文體的。

『工穩二字的評語甚當。與其寫一些人家所看不懂的怪詩，還是寫一些人人懂得，人人心裏要說的詩吧。』

但我讀過作者的德明詩集以後，覺得這些話現在已經不適用了。以前我們只能說他是新月派，現在却如某君所預料，他已成了徐志摩派，不信你讀讀他的世界和村暮小景看。我簡直好像看見志摩師故意放出沈著的聲音在讀他的詩句了。以前我們只能說他『工穩』，正如胡適評德明的幸福

的哀歌所說「近來做詩的人好像努力求人不懂，很少有這樣流利可喜的詩句了。」但現在他已不僅於是工穩，早已越過工穩的藩籬了。我爲德明賀，爲了他的詩已經有了長足的進展。

趙景深。一九三六年二月

自序

儘管我還是一個二十三、四歲左右的年輕人，可是我從來就有一種「固執」的癖性。打從十八、九歲以來，我心裏就有着一個自認是極其完滿的真理，這真理非但是完滿的，并且常常把它看得非常崇高而又神聖。儘管我也很明白時代是在變動的，人類的歷史也是演化的；可是我還是把握着我這真理，絲毫不曾把它動搖過。

我這幾年在文學方面的努力，就是順着這固執的癖性的。就從我這幾年來的寫詩的主張來看，我自己覺得任何人的光怪陸離的批評，還不如自

評爲『固執』這兩字的比較最爲確當。從開始寫詩，直到現在寫詩的，量日益減少；我就不曾把自己的寫詩態度改變過。有許多人儘管在口頭或文字上，批評我這種寫詩的方法和態度是要不得的；可是我還是仍從這方式努力下去，我絕不接受他們的意見。還有幾個朋友，他們是好意的向我貢獻他們的見解的，譬如夢家兄等；但是我也都沒有採取。這幾年來，我總認爲新詩的失敗，不在沒有天才的詩人的發現；而在于寫詩人（尤其是讀詩人）的態度的隨便。一向我就把詩的寫作看得極其嚴肅而不苟且。而我更注意詩與散文的分別實在音韻的有無這一點上。所以這五六年來，我的詩都是用同一的模式發展出來的，我認爲這才是新詩的正當發展的途徑。

三年前把幸福的哀歌出版，當時國內褒貶者皆有之。就以上海一隅說，

在時事新報學燈上就看見一篇捧的文章；而相反的在某文藝月刊上，則看到一篇瞎罵到骨子裏的批評。此外所見評文則大多取折衷的態度，先是罵了一頓，跟着就讚美了幾句，最後則又提出貢獻的意見。在北方胡適先生則居然在獨立評論上推薦我的詩集說：『……薄薄的小冊子，只有十五首詩，都是清麗的情詩。現在把我們常常在這裏念的你問我一篇抄在下面……近來做詩的人好像努力求人不懂，很少有這樣流利可喜的詩句了。』胡先生這樣的讚語，當然是過分的。不過，從這些方面也可以看出真真能懂得詩的人實在太少了。

這冊德明詩集，是從幾百首詩中選出來的，有一部分就是幸福的哀歌中的。收在這冊中的詩，不能說就是我的得意作。不過因為這些詩自信是比

較寫得賣力，并且因爲又都在手邊收集起來比較容易，所以就蒐成一編了。這詩集中的詩差不多十九都會發表過的，只有一二首，還未見過人面。

最後謝謝劉延陵、傅東華、趙景深諸先生賜序。又鄭振鐸先生原來也請他作序文的，後來因爲他頗忙，同時他來信這樣說：『……等大集出版後，作一批評或介紹以代「序」，如何？乞諒之！』也許比「序」更有用處些。』那麼我希望這集子出版後，能夠就看到振鐸先生的批評或介紹的文字。

何德明自序於上海，廿五年一月。

本書著者其他譯著：

- 一、幸福的哀歌(詩)
- 二、陋巷(小說)
- 三、二歌女(小說)
- 四、夜市集(小品)
- 五、沙金集(譯詩)
- 六、百柄集(雜文論文)

目 錄

世界·····	一
村暮小景·····	三
理想·····	四
輓詩·····	六
我們·····	八
戰歌·····	九
午夜小唱·····	一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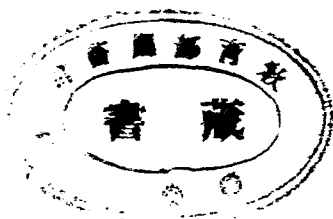
自己的歌	一一
夏日之歌	一三
人是	一四
毀滅	一五
悲歌	一七
寂寞吟	一八
德明的寫照	一九
湖上步月	二一
陰陽天	二三
詩十二行	二四

雪街·····	二六
幸福的哀歌·····	二七
你的眼睛·····	二九
你問我·····	三〇
罪惡·····	三二
誘惑·····	三四
我想忘掉你·····	三六
最後的誓言·····	三七
吉日·····	三八
閨房素描·····	三九

第一笑.....四一

低訴.....四二

枕上絮語.....四三



集詩明德

世界

誰告訴你這世界有真誠，
有的只是醜惡，小丑的心。
縱使花朵在春天裏放苞，
夏季裏還有潔淨的冰雹；……
可是一切都是剎那之夢，
給與你是霧一樣的迷蒙。

呈繳之圖書

只有虛偽是人間的特產，
隨手可得，不必費神去探；
他們會諂媚你，給你迷笑，
可是你須當心這是機巧。
笑的臉後隱藏猙獰鬼臉，
要是你倔強，牠便會顯現。
誰告訴你這世界有真誠，
有的只是醜惡，小丑的心。

村暮小景

西天掛滿晚霞的光彩，
槐樹伸臂想把新月採。
寂寞的阡陌，朦朧的路，
黃昏披起炊煙在慢步。
歸鴉噪破深林的靜穆，
蜉蝣飛旋溪邊黃楊木。
泥竈下蟋蟀鳴聲唧唧，
犬吠滲和農夫的嘆息。

理
想

偉大的是天，偉大的是海洋；
我不過是渺小的一顆星，
在夕陽將逝去的東邊天上。

自由的是風，自由的是春雨；
我被禁錮在萬重監獄中，
有如旱天地塘裏的待死魚。

儘管我被壓迫着，我又渺小；
我想總有那麼一個日子，
我變成偉大，我爲自由歡笑。

輓
詩

悼朱湘

世界到處都長滿荊棘，
不容許你自由地呼吸；
光明，燦爛，是你的希望，
你所獲得的只是昏黃；
憂鬱早已塗遍你底心，
但你還寫詩一行，二行，……

畢竟誰都不來理會你，
你只有苦笑，自己嘆氣；
你儘管嘔血還想寫詩，
但你安排好你只有死；
決斷到底寫上你底心，
你便勇敢地跳進江身；
從此只有江水打喪鐘，
有誰還記得你的影踪？

我們

民國廿一年夏天，自天津南下，在渤海上作此以贈同船友人。

我們好像幾朵雲，

偶然的風吹得我們相逢；

如今又要流散了，

不知將飄泊到西還是東？

我敬愛你們的心，

雨後濕天上掛着的長虹；

就這樣撒手了吧，

願我們都駕起一陣颶風！

戰歌

就是只剩有最後的一滴血，

我們還是要向前方衝；

把靈魂跟隨陣陣的風，

飄浮進壕溝中看炮火閃閃。

與其生命在平凡裏消蝕了，

遠不如這樣來得奮勇；

別遲疑快響起了戰鐘，

只有鬪爭才換得解脫的笑。

午夜小唱

靜夜好像是死人入棺，
沒有聲息，永恆的睡眠。
我的伴侶是孤燈一盞，
我的呼吸把寂寥主宰。
不知何處傳來一聲鐘，
搗破了我底淺淺的夢。
不久一切仍歸于恬靜，
僵死的氣氛漸濃漸深。

自己的歌

我再也沒有一點希望，

（雨後的虹橋，美麗的夢。）

我只有整天的在幻想，

把幻想來把自己迷蒙。

人的生活是虛空的網，

生死總是一樣的路途；

別只把春花般般想望，

春花早晚要凋謝，糊塗。

整個的人間染遍欺詐，

笑的假面具後有好臉；

你該把孤高賜與自己，

何必把卑鄙人羣流連？

夏日之歌

炎陽下撒遍淒怨的蟬之曲，
蛟蝶掠過假山上孤獨天竹。

泥沙受焙炙彷彿都要躍起，
陰溝中蝦蟆發着獸，儘喘氣。

風聲輕微似Venus的睡魨，
蒼蠅在空際猖獗，有如蠻漢。

祇待黑夜把瘋癲白日驅去，
爲長期休息，找一片陰涼處。

人是……

人是多像一隻螃蟹，
不會正直只向橫裏爬；
笑渦會給你迷醉的，
一顆心——可似一條蛇。

人是多像一片流霞，
沒有悠久，剎那就幻化；
溫柔會給你愛戀的，
靈魂可像朵朵茶靡花。

毀滅

我要咀咒自然，毀滅宇宙，
我要搖下月亮，滿天星斗；
這世界原該永遠的淒清，
要甚麼星的光，月的晶瑩。

願峻嶺高山都碎成灰燼，
河流乾涸着，最好是結冰；

沒有黃鶯的歌，沒有風鳴，……
一切的生物都像已入定。

天上沒有雲行，沒有幻景，
地上沒有男人，女人，黃金，……

（把萬物都毀滅一個乾淨）
永恆的寂寞，永恆的平靜！

悲歌

這日子過得多苦，
陰的天掉下雨；
心給孤寂佔住，
靈魂變成了破布。
笑花消失根根煙，
淒涼侵入眉間；
血球化作冰塊，
生命那天再溫暖？

寂寞吟

寂寞的日子，

有如蝸牛的爬行；

一分一秒的過去，

好似幾年長。

心已破碎了，

（花的蟲蝕，葉的萎；）

那能掛起一串笑，

求暫時安慰。

德明的寫照

生來就有火焰的心，
它燃燒我的思想，
它點引我的熱情；
我自認我不同凡人。

「固執」主宰我的人生，
它培養我的偏見，
它扶植我的癖性：

有時浪漫，有時孤靜。

平庸的是我的姿容；
美麗的只有嘴巴，

（說話滔滔如雨下）

誰見了我都會驚訝。

我這生有一個願心；
堆積起自信自尊，

（如一座萬里長城）

將俗人和我劃個清。

湖上步月

擁抱溫暖的夜風，

緩步在湖上；

湖上有兩個月亮：

一個湖心，一個天上。

我把藍天當衣裳，

舞踏在湖上；

把月亮取來玩弄，

把衣裳鑲上了星行。

如在 Lover 的懷中，

我在這湖上；

味嚼人生的精髓，

將心隨月色而迷茫。

驀地水鳥掠湖心，

（擾亂了湖上）

湖上的月亮碎了，

只剩那一個在天上。

陰陽天

最難耐是陰陽的天氣，
叫人憂鬱也叫人歡喜。

這樣的天，「思想」最可憐，
它不會成長，永遠發癲。

最好是點一支印度香，
把自己靈魂當作滅亡。

詩十二行

就是你能擷下滿天的繁星
太陽和月亮比做你的堅貞；
片片的雲霞是愛情的帆船，
它航遍我心海的每個港灣；
我都不能受你那樣的蠱惑，
你去吧，我要遠遠地去飄泊。

我不再在桃色的夢裏迷戀，
要把生命贈與整個的人間；
我不要幸福的歌，美麗的話，
也不要什麼溫存，朵朵笑花，……
我再不能聽你嬌媚的聲響，
你去吧，我有我自己的方向。

雪 街

銀雪駕起風車飛自天，
皚皚的被褥普施人間。

屋簷上掛滿雪的笑臉，
街中人跡全被它補填。

雪花在空際跳着 *flying*，
還彷彿在唱一曲天歌。

人的嘯氣好像是白煙，
誰都道：「好一個落雪天！」

幸福的哀歌

我一瓣瓣的思想都染有你；
你雁子一樣清遠的歌聲，
悠長地，悠長地縈迴我心底。
你一團火焰似地，你底腰身，
曾經給我擁抱過幾多回？
如今，如今還給我懷念深深。

還有你那一朵朵吻，幾炷笑，
撩撥過我一串串底心跳；
我永不會忘記，就是我死了。

桃色的幸福該不是我底份，
你畢竟這樣中途變了卦；
從此從此我底心要爬進墳。

你的眼睛

你的眼睛是對新鮮桂圓，
我像沉浸進南國的夢幻。

你的眼睛是雙紙糊燈籠，
吐散光亮照澈我的心胸。

你的眼睛是兩粒紅星火，
我爲你似鮫人對月痛哭。

你的眼睛竟是兩座墳塋，
我的靈魂終要屍骨樣冰。

你問我

你問我對你有多少愛？

這話叫我怎樣回答；

正如問天有多少大，

誰也不易知一個梗概。

你問我對你有多少情？

這也叫我無法說明；

正如問海有多少深，
誰個也不會衡量得清。

請你別再問我一個字，
你的心也別這樣癡；
我要愛你愛你到死，
你要不要我再起個誓？

罪惡

本來就是一顆安靜的心，
你無端地把石子投進，
漾出一圈圈的波瀾。

本來就是一朵美麗的花，
你無端地把花瓣搖下，
一陣陣飄進了泥窪。

本來就是一片純真的愛；

你無端地把靈魂充滿——

淫穢的肉慾底邪念。

誘惑

桑葚般嫩嘴一串串，
妖迷的笑飛掠眼簾；
我心跳動似野犬。

粉面慘白沒有暈紅，
眼球輕展猴樣惺忪；
我心躍蕩像夜風。

腿和手塘藕樣圓腫，
雙眉纖巧有如細松；
我心抖顫燭樣融。

偶吐一句話像枝箭，
振擺腰身好似畫圓；
我心痛哭如雨天。

我想忘掉你

我想忘掉你，像夏夜裏一顆星；
可是過去的戀情，箍緊我的心。

我想忘掉你，像春風裏一齣夢；
可是一掬的溫存，我流淚濛濛。

我想忘掉你，像花萼裏一縷香；
可是偶然想起你，靈魂餓得慌。

我想忘掉你，像黃昏裏一道虹；
可是夜夜夢中，有你倩影朦朧。

最後的誓言

這是我對你最後的誓言：
我再不把你忘記了，
我要朝朝夕夕把你懷念。

從前我對你還不能忠誠，
（全不曾了解你的心。）
今後我可要把你記分明。

願我們兩顆心牢牢連起，
誰也不把誰來捨棄——
你永遠是我我永遠是你。

吉日

二十四年五月廿五日與 Lily 結婚於上海，作此以留紀念。

我們的心，兩顆赤熱的心，
早給 Cupid 之箭穿成一起；
本無需又增添一點麻煩，
再演這美麗的，美麗的戲。
爲顯示愛的虔誠，情的真，
也爲起始把人生共渡過；
我們興奮的選擇這日子，
給人看，看我們愛情之果。

閨房素描

To Lily

赭色的膽瓶插上丁香，
房中變成三月裏家鄉；
默默無語，祇會心的笑，
憂愁，思慮，一切都拋了；

花的幽香如陳年酒釀，
這詩意的氣息不能忘；

不知誰把笑浪漏出唇，
恬靜氛圍中憑添渾沌；

但願這日子能夠久長，
如同我們的愛情一樣。

第一笑

桃色窗帷微微顫動；

在房中，

你和我，

誰也不願把嘴唇動。

兩顆心如戰綫上，

不相讓；

難耐了，

笑，掛在各人的臉上。

低訴

允許我，請你別再笑；
你聽，（挨近我的胸窩）
我的心跳。

允許我，請別再擰我；
你看，（靠近我的身邊）
我難過。

允許我，別那麼撒嬌；
你瞧，（走近我這壁廂）
我醉了。

枕上絮語

『夜已深，人已靜，

爲甚還不安心？

直睜開那媚人的眼睛。』

『不知己，只知人，

你才是不安心！

要不，你那知我睜眼睛。』

「別嬌嗔，別冒人！

還是安安靜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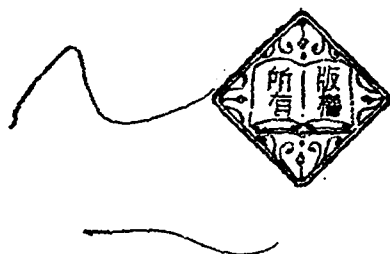
聽！陣陣柝聲，不久天明。」

「睡吧，睡吧，快睡！

別再費心費神；

安心地睡吧，共入夢境。」

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付排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初版



德明詩集 實價一角二分

作者	何德明
發行人	李志雲
發行者	北新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報掛號一六三號 北新書局

分發行所 南京 開封 武漢
北平 濟南 貴陽
廣州 西安 重慶
杭州 成都 雲南
北新書局

82

432

